

方 王 李 尤 王 李 蓝
方 朔 唯 凤 松 迪 玛

中国当代法制文学精萃·中篇小说 III

原始卷宗

YUANSHI
JUANZONG

雷 达◎主 编 李清霞◎副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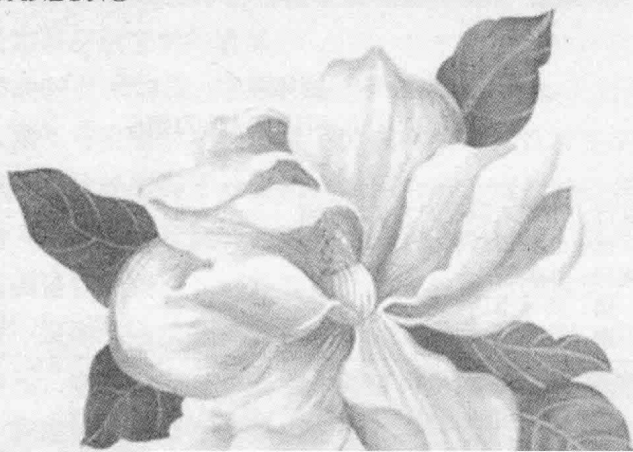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法制文学精萃·中篇小说 III

原始卷宗

YUANSHI JUANZONG 雷 达◎主 编 李清霞◎副主编



I247.5
L080-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始卷宗/雷达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4

(中国当代法制文学精萃. 中篇小说; 3)

ISBN 978 - 7 - 81139 - 990 - 5

I. ①原… II. ①雷…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2411 号

原始卷宗

YUAN SHI JUAN ZONG

雷达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19. 7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1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990 - 5/I · 119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 选 前 言

法制文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几乎包括所有法制建设和与法制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的题材。中国的公案小说、日本的推理小说、苏联的反特小说、西方的探案及悬疑小说自不必说，甚至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也被人归入法制文学范畴，视为世界法制文学的珍品。

中国法制文学起源于先秦，成熟于明清，繁盛于当代。当代社会，由于进入和平与发展时期，没有了大规模战争，日常生活中的法制问题及其全部复杂性就变得十分突出，被称为不见硝烟的战场，法制文学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大量读者和消费市场的文学门类。必须看到，法制的健全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也是现代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法制文学作品可能带有一定的传播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的认识作用，但它绝不能等同于法制宣传。它首先应该是艺术，具有审美特征，还有其他功能，比如趣味性、智能性、传奇性等等，它是以自身的艺术魅力吸引和征服读者的。新时期以来，法制文学有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啄木鸟》、《蓝盾》等专门性的法制文学刊物，法制性报纸发行量巨大，多辟有副刊登载这类文学作品。多年来，我国文坛涌现出了一批在法制文学创作中卓有成就的作家。例如：张贤亮、从维熙、余华、王朔、方方、陈源斌、李迪、蓝玛、张策、冯华、石钟山、龙一，等等。法制文学体裁也更加广泛，有法制小说、法制纪实、法制影视文学、法制诗歌散文，等等。

这次推出的《当代中国法制文学精萃》共四卷，精选了新时期以来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思想艺术俱佳的、为广大读者称赏的一批法制文学，以中篇小说为主，可以说是精中选精；所选作品侧重于思想涵量，人性深度，艺术创新的突出者，兼及短篇小说，其题材涉及公安、检察、法院、海关、税务、行政执法、国家安全、谍战等法制建设领域，以及平

常百姓的婚姻纠葛、道德冲突、财产分割等等。有反映政法干部秉公办案、献身于法、为国除害、为民解难的；有刻画民事纠纷，揭示道德、情理、法律之间的冲突与联系的；有写犯罪分子机关算尽，以身试法、祸国殃民、终落法网的；有表现法盲意识害人害己，因而警钟长鸣的，如此等等。比如从维熙的“大墙系列”对文革期间中国司法制度的残缺和人性的迷失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反思；方方的《埋伏》塑造了一个尽忠职守的普通保卫干部；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被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成为基层普法宣传的教科书，均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李迪、王朔、余华等的小说有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的特色，情节曲折，推理致密，极具可读性；麦家的反特悬疑谍战小说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龙一的《潜伏》也许不是典型的法制小说，似乎属于“边缘”题材，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后一度万人空巷，深受欢迎；而一些情节紧张的反腐小说，则表达了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普通民众的强烈呼声。

这次我们首次推出《当代中国法制文学精萃》四卷，均为小说，以飨读者。以后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当代中国法制文学精萃》的纪实卷等，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编者

2010年3月12日



目录

中国当代法制文学精萃·中篇小说Ⅲ

方 方	//	埋伏	(1)
王 朔	//	我是“狼”	(38)
李 唯	//	腐败分子潘长水	(75)
尤凤伟	//	原始卷宗	(119)
王 松	//	血疑	(133)
李 迪	//	傍晚敲门的女人	(156)
蓝 玛	//	落日峡谷	(261)

方
方

埋伏

一

科长通知叶民主参加“3·21”行动是在春天一个和风丽日的早上。叶民主虽说是太情愿，可还是服从了。叶民主不情愿是因为他不喜欢联防队长邱建国。邱建国曾经在部队当过连长，有过带兵经验，因为这个他就成了队长。邱建国总是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令叶民主十分的瞧他不起，好几次都跟人说：就凭他这迷糊样子，上了战场还不屁滚尿流？这话自然会传到邱建国的耳朵里。有一次，他就找了叶民主一个碴儿，没等叶民主借调期满，就撵他回了厂。

叶民主在卷了铺盖走人时，方想，看来迷迷糊糊的人也是不能小视的。这天的早晨叶民主是在他的女朋友家里起的床。女朋友是叶民主的同学给介绍的。长得不太漂亮。不漂亮所在主要是鼻子稍塌了一点。叶民主的梦中情人总是一个皮肤白皙鼻梁高挺的女孩子。叶民主虽然自己个子一米六八，相貌平平，全然不是女孩子们看得上眼的对象，可他仍然像所有相貌平庸的男人一样想娶一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叶民主很是勉强地同这个鼻子有些塌的女孩交往，几天下来，他们便交往上了床。叶民主第一次干了自己老早就想干的事之后，抚着塌鼻女孩光滑的皮肤想，虽说外表不是那么满意，但里面还是不错的。于是就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

叶民主以后就常在女朋友那里留宿。女朋友叫百林。叶民主说过几次睡都睡了这么多觉，干脆结婚算了。百林却不同意，说是你攒够了结婚的钱吗？叶民主这时便哑口无言。心自道：你不结算了，只要你让我





睡你，随便你拖到什么时候我都奉陪。这样想过，叶民主也就有了一种占了便宜的无忧无虑。

百林有赖床的习惯，早上起床时叶民主为了让她起来好同自己一同出门，便一边逗着她一边为她穿上衣衫。正穿时，百林打了一连串的喷嚏，打完后说：“噢，噢，谁在这么念我？”

叶民主拍了她一下屁股，说：“除了你老公我，还有谁呀。”

百林就笑，说：“就不兴有个人念我一下？比方一个身材高大长相潇洒的男人？”

叶民主个矮，自是对身材高大这样的词格外敏感，便嗤她一鼻子，说：“就你这塌鼻子，我能看上你就不错了。别的男人哪里上这个老当。”

百林这一听便不悦了，眼泪水哗哗就往下流。百林说：“那你走好了。我离了你，起码会有一个排的人追我。”

叶民主便笑说：“是不是我原先那个排？要是那个排呀，你肯定挑来挑去还是挑到我。因为我是那里个子最高的。”

百林听这话又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叶民主便趁机上去温存一番，温存之间又情不自禁，便又把刚穿上的衣服脱了下来。这一下便耽搁了半个多小时。等叶民主和百林正式出门时，离上班时间只有三分钟了。叶民主说：“又得在科长骂声中成长了。”

叶民主在钢厂保卫科做干事，工作能力用科长的话说是他手下最不强的一個，叶民主自己也很为自己这点惭愧。但好在科长亦说小叶能力虽然不强，可讲义气。因为这个常常不是因为责任而做事而是因为朋友而做事，这一来往往能把很一般的事也当作很重要的事去做，这就有了别人所无法相比的优势。科长常说，天底下最不好当的官就是科长，人微言轻，属下一个个皆爱理不理，全都宁愿把处长的话当话，而不愿把科长的话也当话。多半的时候，当科长的还要向科员讨个媚脸，因为没准哪天提副处，这小子就是一票。所以，叶民主的科长觉得摊上叶民主这样一个能因义气而听他差遣的手下，还算他走运。

这天叶民主还没到工厂大门口就看见他的科长站在那里探头探脑地张望，叶民主心里便暗道不好，科长抓到门口来了。嘴上却笑嘻嘻地叫道：“科长，一早就发现新动向了？”

科长见叶民主立即垮下面孔，说：“你怎么才来呢？”

叶民主走到他跟前，才故意压低嗓子，说：“对不起了，跟百林一亲热，时间拉长了，就不能不晚。别的不可原谅，这个总能原谅吧。”

科长无奈，说：“你叫我拿你怎么办？”

叶民主便笑说：“老规矩，还是给创造条件呀。”叶民主知道科长年轻时在部队许多年，长年同老婆两地分居，备尝饥渴之苦，便常在科里说要给科里的年轻人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上床。叶民主知道只要自己说是和百林在一起混肯定能消解科长的火气。

果然科长不再追究他迟到的事，只是使劲地扯了叶民主到墙角落。

叶民主笑说：“神秘兮兮地干什么嘛，天下就只剩下你一个人还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哩。”

科长说：“这回出了个天大的事情，天没亮我就跟厂长一起被叫到公安局。连杨高都出山了。他是重案组的组长，不是大案要案不动他的。局里要求我们厂协助破案。他们方面人手不够，让厂里也派两个人配合。而且说一定要绝对可靠的肯吃苦的能服从命令的。你想咱们科，除了你我，还能有谁？”

叶民主不习惯严肃，还是在笑，说：“出了什么事？有人把咱们厂的书记给杀了？”

科长说：“你一张嘴就是这么毒，怪不得上面几个都不喜欢你。晓得咱们厂机修车间的李一红吧？那个卡拉OK唱得像专业的女的？她男人，就是银行那个朱胖子，从南边回来了，都传说他发了横财，可这一回来还没到一个月，就出事了。”

叶民主说：“怎么了？前两天我还见李一红涂脂抹粉带一手金戒指到办公楼招摇来着。我还跟她开心说：你老公把国库的金条都弄到你手上了？”

科长说：“这些人就是小人味重呀。发就发了呗，何必到处炫耀？这下好，让那些穷狠了的人盯上了。昨晚上一家四口都让人给……”科长说着抹了一下脖子。

叶民主的眼睛瞪直了。他脑子里想起李一红着一袭红衣裙，脸上涂抹得粉白粉白的，风摆杨柳般从他眼前走过去的样子。当时他还想讨了





这样娇美的女人做老婆真是一生的福气。没想到他这想法生出才只两个夜晚，她便成刀下之鬼。叶民主不禁打了个寒噤，颤声道：“一家人……还有李一红……全都……完了？”

科长说：“李一红还更惨啦。不光是杀了，杀之前还被奸了，起码有四个人。你说现在这人是不是都疯癫了，什么事都敢做。从半夜起，公安局就在开会，说是同江北的、还有郊区几起案子做法很相似，江北死的是两口子，郊区的是一个富婆。这是恶性案子，市领导都发火了，让限期破案。杨高已经有了点线索。联防队让我们俩今天早上就直接去公安局报到。”

科长在同叶民主说时，厂办的车开了过来。司机小文说：“田科长，我已经堕落到给你开车的地步啦。”

叶民主拉开车门，上了车笑说：“不是看你一向表现好，最近又跟厂长亲近得很，要不，你还没机会给我们开车哩。”

二

刑侦处重案组办公室设在公安局二楼顶东头一个破旧的房间里。叶民主刚转业时去公安局找人曾经去过一次。那也是早上，阳光被窗口割成四四方方一块块地排列在枣红色地板上，显得极其地抢眼。这给叶民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这回，叶民主发现窗帘全都拉上了，窗帘也是枣红色的，春天温情脉脉的阳光都被阻隔在外。叶民主和科长进门前已有几个警官和联防队员在里面坐着说笑。联防队长邱建国也在其间，叶民主鄙弃地瞥了他一眼，懒得理他。

警官们见各种恶性案子见得多了，再大的事儿到了他们那里都一派波澜不兴的风度。只要死的不是自己亲近的人，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开起心来一样疯似的大笑，以及三言两语地用一些多少有点儿黄的笑话相互调侃。联防队员虽说在别的素质上还不行，可在这点上已经很有些警察的味道了。于是双方你来我往地相互攻击取乐，然后哄堂地大笑。就在笑得很起劲时，叶民主和科长一脚踏进了门。警官小邵说：“喂，我说叶民主，你们怎么搞的，总给我们找事？”

邱建国一边添了一句，说：“那还不是恐怕你们失业？”



这话本没有什么好笑之处，可那一刻大家笑神经正活跃，便又接着大笑起来。一句话和一顿笑叫叶民主和科长竟一时难堪得无言以对。不久前他们厂里钢材被盗业已麻烦了公安局好几次，小邵带了人深夜冒着大雨埋伏了好几天，才抓到三个年轻人，结果还是他们自己厂里的保安。保安队归保卫科管，虽说是些业余警察，可也应当挑些正派人才是。厂长为这事气得半死，科长只得连连地写检查，边写边在办公室里骂人。叶民主心知科长的冤枉，因为保安队的人选是厂里指定，并非科长有权选择。十二个人中有十一个跟厂里的干部有亲朋瓜葛，剩下一个就是科长自己。因为队长是由科长兼的。当保安自是比在车间里作炉前工以及车钳刨铣以及翻砂以及所有机械操作要舒服和自在得多，但凡有一点门路的人到这时还讲什么客气？科长倒还真提出过是不是审核一下，可被厂里的领导给否了。厂里领导哪个手上不捏了一把要求照顾的条子？现在改革正改得紧张，提干、上学皆得要真才实学，后门不太好开，好容易成立个保安队，还不赶紧将手上这些包袱甩了出去？这一来自然没有人去听科长的话。只是出了事，这帮当初没有听科长话的人才又说，搞保卫我们都是外行，你内行怎么也不把好关，向我们阐明利害关系？早这样做了，小武他们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小武就是三个窃贼中的一个。科长不敢跟厂里的领导顶嘴，只得回到自己办公室拍着桌子发脾气。这样的脾气发了也是白发，别人并不知道，倒是自己的肝疼了好几天。

眼下叫公安小邵一说，科长不觉肝又疼了起来。叶民主见科长的脸都变白了，立即有了不平之感，心说你不就是干这行的？分明是我们来帮你们，怎么倒成了我们多事？想着嘴上便冷然道：“嫌我们给你们找了事？那好哇，我们走吧。死的是李一红，关厂里屁事。厂里少了个人，倒腾出个位子来。李一红是保管员，早就有人想她死好替上去哩。”叶民主说着即拉科长走人。

重案组组长杨高条件反射般，说：“谁想她死？”

叶民主叫这一问，怔了半天，他想坏了，别把这闲话跟案子搭在一起了，忙说：“想她死的人并不想自己杀她死，而是想她那个位子。我这是顺个口。”

杨高面无表情，说：“以后这种场合不要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叶民主说：“就是因为说话不负责任，当初转业才没敢让自己当警察，要不跟你同行。”

邱建国便恰到好处地对小邵警官说：“这回叫你们也领教领教叶民主那张嘴。”

杨高瞪了他一眼，却对小邵警官说：“你多个什么话。”

会议是公安局副局长主持的，足以见这件案子之重大。全案由局长牵头，刑侦处重案组组长杨高负责具体破案。副局长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当前改革以及市场经济以及安定团结之类后，就很分寸地微笑着说他还有一个精神文明汇报会需去主持，便先行告退了。然后由杨高详细讲述了案情。

杨高是公安局最出色的警察，天生的破案高手。如果说案子是块狗骨头，杨高就是鼻子最灵的那条狗，只需嗅上几嗅，就晓得该往哪个方向走。杨高曾经将二十多年前的一个血案破获，将凶手——江北同心中学儒雅而优秀的数学老师马白驹，逮捕归案。这个案子充满了鲜血和传奇，曾在城里被人们茶余饭后议论过很久，听者莫不发出一连串的啧啧声，言谈时常常一时难分正义和邪恶。这事甚至还被人写进了小说。不过，叶民主还在联防队时，小邵警官到那里聊天，总是笑说是如果拍成电影，主角只会是他而不是杨高。叫叶民主他们联防的一拨人笑得腮帮子都酸了。因为谁都晓得小邵一办凶杀案就得先到一边把胃吐个干净才能做事。叶民主在联防时就幻想着能有机会跟着杨高办回案子，结果没有等机会来，就叫邱建国给赶回厂了。原以为这就只是个幻想了，料不到回了厂机会竟自己找上门来。如此想过，叶民主竟有一点儿觉得李一红一家是为了成全他而死的，心里对她多少生出了一些感激。

杨高昨夜已和他的同事熬了一夜分析案情，夜里停了电，便点了好多蜡烛，结果一个个都两眼红红，面孔黑黑的，极呈疲惫。杨高说话的声音不大，却让人觉得具有震慑力。叶民主心想我若是个坏蛋也一定会怕杨高的。杨高分析了疑点一三四五六七，并设计了一套非常周密的行动方案，听者莫不信服。科长低声跟叶民主说：“这回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叶民主没有像科长那样严肃地去想，只觉得一种置身于电影故事中的感觉，甚是有兴趣，跃跃欲试之情便也十分强烈。

杨高没有在会上详说他们的行动，显然他也是不能说的。他只是让警官们稍事休息，而将联防队员以及科长和叶民主叫到另一间办公室。杨高铺开一张地图，用红笔在上面画下了七个点。杨高说：“这七个点我们将要布下埋伏。这叫守株待兔。但，”他又说：“也许什么也等不到，也许等不来兔子而只等得个老鼠，但为了一网打尽，或为了找到更有力的线索，我们必须这么做。”

第七个点在江南岸连接机场与工业大学的银鹰路上。银鹰路在市郊，围着鹤立山绕了半圈。这一带是菜农和无业游民杂居之地，四周围地形很乱，极易于罪犯活动。杨高交待完六个埋伏点，最后指着鹤立山下一片民居说：“这里有一座红房子，主人是一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曾经读过大学。他最大特征是下巴长了一颗很大的痣，和毛主席那颗反着长的。这个人看上去与整个案子没有多少关系，只是我在调查江北那个命案时发现有个罪犯跟这个人有一点很怪的交往，而我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这个人。江北那个案子跟钢厂这个有相近之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主人或许会有那么点突破。作为重大案件，我不能错过任何一点直觉，所以为以防万一，我还是决定布下埋伏点。相对其他几处来说，它虽不是特别重要，但也必须统一行动，昼夜监视。只是这里的人手派得少一些。就交给钢厂的两个同志。你们只要见有人进这个房子，就立即通知我们。”

叶民主见让他做的事不过如此，不觉失望，说：“我在部队呆过，擒拿格斗都行，把抓人的事交给我吧。”

邱建国哈哈做居高临下一笑，说：“当是要你打架？破这种案子要的是脑筋，不是蠢人出力。”

叶民主说：“我好像没跟你讲话吧？”

杨高看了他一眼，并没有理会他，只是接着自己的话讲：“埋伏这事看起来是静而不动的，但实际上是一件最苦不过的差事，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都得忍受。我讲老实话，我们警员最怕的就是埋伏，这次将最苦的事派给各位，实在也是没有办法。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有心理准备。倘若埋伏期长，在案情忙的情况下，很可能一连几天我都派不出人手同你们联系，但只要没有接到我的命令，就不能撤离。一旦发现可疑情况，





要镇定，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最主要就是迅速同我们联系。这是我们重案组的急呼扩机和联系暗号。不过，没事的时候，请不要随便动用，这是纪律。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说清，即：回去对家里人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准提埋伏的事，各自对自己的去向找个理由就是。另外不要私下随便换人，非得换人必须经我同意，否则人多嘴杂，泄露了行动计划就前功尽弃。必要时还得追究法律责任。”杨高说完这些，又说了一天补助多少，案子破了后奖金将按哪几个等级来分等等。杨高知道，联防队的人热衷于参与破大案，相当的目的就是想多分点奖金。他若不说个清楚，就很难保证埋伏的质量。

走出公安局大门时，警官小郜正在逗一头警犬，见叶民主过来，便又开心地让那警犬过去嗅叶民主。叶民主自小怕狗，吓得手脚发软，脸色顿时如遭霜打，苍白如纸。当那警犬的鼻子擦着他的裤管时，他几乎要晕倒在地，多亏科长扶了他一把。小郜拊掌大笑着说：“巴顿，过来。你可别又给我弄出个命案来。人家叶民主差不多是半个林黛玉哩。”

跟在叶民主后面一道出门的邱建国对着小郜笑说：“就这还要杨高给厉害一点的活干哩，说是会打架。真碰上罪犯，何须人家动手，放一条狗不就得得了？”

叶民主气得正想还嘴，可又怕小郜再用那狗来逗他，就在这一犹豫时，科长推了他一下，说：“斗嘴斗赢也不见得就是个英雄。”叶民主心想也是，便没有作声，随了科长一起再次上了厂里的车。司机小文说：不是看你品行端正，最近表现又好，要不还没有机会跟这狗亲热哩。

科长笑了，说：“人家借个钱也得拖两天才还，你倒是还得快。”

叶民主心知小文的话头，也自嘲地笑了笑，说：“还了才能心安呀。”

直到车开到了大街上，在大卡车间左冲右突时，叶民主才突然感觉到心口的气闷，于是说：“他妈的，倒好像李一红一家是我们厂里派人杀了似的。”

科长说：“可不。”

三

根据杨高的意思，警官小郜吃饭后先行到鹤立山，找出合适的埋伏

点，然后具体安排好科长和叶民主埋伏。正式的埋伏时间从这天夜里算起。

下午的时候，叶民主和科长下了公共汽车，按照杨高划的路线，从东侧上了鹤立山，然后再由小路绕到西侧去，杨高说这样走是不让人注意你们。东侧正在搞开发，人多而杂，谁也不会留心两个上山的人。叶民主和科长在杂树混乱的小路中走了好半天，才找到杨高提示的标志：两株紧挨着的榆树。从榆树右边开始下坡。下坡路上树更密更乱。叶民主说：“这简直像都市里的原始森林。”正说时，有人轻轻喊他。叶民主寻声望去，看到了警官小邰。小邰说：“谢天谢地，你们总算找到了。我还怕你们摸不着方向哩。”

叶民主说：“你当我们科长是干什么的？抗美援朝那时他就是侦察兵哩。那年头你生出来没有？”

小邰笑说：“我是还没生出来，可至少我在太阳下爬了一年半，你才在你妈肚子里落户。”

叶民主说：“你多吃我一年半粮食也看不出比我出息了多少嘛。”

科长便说：“好了好了，你俩前生好像一个是铁锤一个是砧似的，一见面不叮当就不舒服。”

一句话说得叶民主和小邰都捂着嘴笑了，然后便简略介绍了一下环境。

银鹰路上的红房子在鹤立山西侧。是一幢属于那种郊区农民所盖的最为普通的红砖房子。虽说有两层楼，但毕竟盖得早，外表依然土气，同现在新起的私人住宅比，也的确显得简陋而俗气。任何一个从它旁边路过的人都不会多看它一眼。叶民主想这种破房子可能只有杨高这样的高手才会把它跟一些血案联系在一起。

他们的埋伏点设在鹤立山半山腰处。那里有一条凹地，仿佛是当年备战备荒时的地道，久之边缘崩塌，已不成沟形。又因久无人至，四处长满了杂草。藏匿于此，确有一些神不知鬼不觉的味道。小邰说这是他中午第一眼就看中的点，再又找了几处，都不如这里地形好。这里虽是凹地，可却取居高临下之势。俯瞰可直接监视到红房子大门，平视亦可透过二楼未挂窗帘的窗子观察到里面的动静。但最大的缺点是：一旦下





起雨来，人可能就很有些吃亏。

科长说：“那没关系。这等于是和敌人作战，吃什么样的苦都有心理准备。”

小郜便笑：“到底是老革命，思想境界就是不一样。”

叶民主看见小郜手上有一架望远镜，便拿了过来，朝着红房子望去，红房子的门框上结了蛛网，显然许久没有进人。

小郜说：“这个望远镜，留给你们，可以发现周围有些什么可疑人。怎么样，第一次玩吧？”

叶民主说：“拿着这玩意就更像演电影了。”

小郜说：“你这可是没尝着滋味敢说话。我是怕它老兄了。要有人通知我说这辈子不许我再用这望远镜，我恨不能给他磕头。怎么？你俩空手？这可不像老侦察兵。明天要记住，得备中午晚上的干粮，每次开发票，给报销的。还得带一壶水，如果你们不怕渴死的话。你们打算怎么做？是两人一起埋伏，还是轮流埋伏？”

科长说：“你说呢？”

小郜说：“讲老实话，这个点本来在会上研究时原本没有设置的，是杨高非要加上。他那狗鼻子就是比别人灵，别人闻不到的味道他总能闻到，不晓得他又闻到什么了。他这嗅一下不打紧，就害你们二位辛苦了。”

叶民主一听原来如此，就觉得自己像个一心准备打主力的运动员，到了场上才发现自己只是个可上可不上的角色，心里的热情顿减一半。叶民主马上就说：“那就轮流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点。”

科长说：“重不重要都得认真才是，有时就是最不重要的地方恰恰到最后是最最重要的。只要感觉上觉得不能放过的就马虎不得的。”

小郜说：“又是个感觉派！虽说做事就当如此，但到底相对其他的点，这里还是任务轻些，就按叶民主说的吧。你俩轮流。一个值白，一个值夜，你们自己交换时间。每天早晚八对八交接班。”

科长和叶民主都边听边点头。科长说：“小郜，我们大概得埋伏多久呀？”

小郜说：“那就看我们的水平了。水平高三五天破了案，当然就撤点

了。水平低，个把月都破不了，你们就得蹲着。”

叶民主说：“我的个妈呀，那不如我和科长买下这地皮，索性盖了房子住在这里算了。”

小邵说：“你眼里我们这些警察就这么低水平？”

叶民主笑道：“你这花花公子一个，就会抄着手满街打转，再找两个老百姓吼上两吼，能一年半载破下案来，我倒真要谢你了。”

小邵说：“怪不得邱建国说你一张臭嘴，开口即臭，果不就是？怎么个谢？”

叶民主说：“五百块钱一桌，外加一瓶茅台。”

小邵说：“我这肚子就留等你这顿谢了。走了，九点半还要去江北找线人。”

叶民主小时候看电影时就觉得埋伏是件很有趣的事，现在他真的在埋伏了，仍然觉得有趣。红房子门对的不是正路，所以连走近它的人都很少。这就愈发使埋伏的人格外轻松。叶民主便陪着科长闲聊着天。平常虽说都是在一间办公室，可真正好好面对面说话的机会却并不多。钢厂是大厂，保卫科有六个半人。之所以是六个半人是因为有一个副科长是本市领导的儿媳妇，原先在县城，因领导由下面提拔上来，其子其媳亦陆续进了城市。儿子安排在了电视台，媳妇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实在没处放。恰市里开表彰会，领导同厂长一桌吃了饭，便三句五句商量好放进钢厂。钢厂虽说只是一家工厂，可各科室人员没有一两刷子水平也是进去不得的，何况厂长从来都与书记不对劲儿，自然也不愿为一个别人的儿媳妇而给书记留下一个把柄。故而厂长踌躇再三，将之放进了保卫科。厂长说和平时期也没多少卫可保的，就一个人嘛，又是女人，让她混过这辈子算了。一般来说领导的媳妇比其领导本人更有领导风度，保卫科这位也一样。有事时见不到她上班，没事时她却总在人眼前晃，谁也管不了她。既是厂长都认可，科长当然也大可不必多一事。但算人数时，科长倒是不客气地只将她算了半个。

工厂中坐办公室人大多来路繁杂，不知其中哪一位是因了上面哪一位的什么关系提的干。叶民主初转业到钢厂时，对接待科小李的妖冶百看不顺眼，便在办公室里牢骚说这号人一看脸就是个公共情人，厂里也

